

杜鹏霄 著

谁主沉浮

太白文苑

# 谁主沉浮

杜鹏霄 著

724754

119

晚上十点钟的时候,艾文彬放在餐桌上的电话响了,一看来电显示,知道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艾文彬有个习惯,一般情况下,他在开会和坐办公室的时候是不开手机的,只有到了外边视察工作或者出门在外的时候才开,他的手机号对外保密,除过身边工作人员和家里的主要亲属之外,其他人是不知道电话号码的。今天下班后,他早早地离开办公室,让司机将自己送到富丽华大酒店,然后又让司机将车开回省委大院等着,自己则在酒店那间经常光顾的房间里,打开冲浴喷头,将自己那肥胖得有点臃肿的身躯泡进蝶型喷水池子里,尽享着高压水龙带给他的快乐,然后,他给梦如烟打了一个电话,让她进到自己的房间里来,来的时候带上吃的东西,好与她边吃饭边说话。中午饭他是在省委大院里随便吃的,等着下午这顿丰盛的美味佳肴。梦如烟进到房间来的时候,他刚好冲洗完毕。梦如烟带来的吃食都是他特别喜欢的,什么酱爆墨鱼仔,扬州炒饭,日本豆腐,房间里立刻就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饭香味,让人闻了胃口为之大开。她还让中餐厅的厨师做了一道味道鲜美的汤,等一会就送到房间里来。艾文彬边擦着湿漉漉的身子边坐在餐桌跟前。梦如烟脱掉身上的外衣,顺手挂在立在墙角的衣帽架上,就露出了丰腴的身形,那被高级羊毛衫裹束着的乳房,高高地突显在艾文彬眼前,她用手拽拽衣服,尽量显示出自己胸前的曲线美,然后就妩媚地一笑,说,快吃吧,小心凉了不好吃。说着将一双银质的筷子放到艾文彬面前,自己就掏出一张面巾纸,将嘴上紫红色的唇膏擦拭一下,

拈起筷子就要吃饭。房间里的光线很好，银质的筷子晶莹透亮，熠熠闪光。艾文彬没有急于拿起筷子，先是拿起放在桌上的手机看了一下，看看是否有电话打进来，屏幕上显示着“中国移动”的字样，电子表一秒一秒地向前走着，还好，在洗澡的时间段里，没有人给自己打过电话，他复将电话放到餐桌上，这才拈起筷子伸向质地精美的瓷盘里，准备夹一块墨鱼仔尝一尝，不想这时候，那个他最担心的电话打进来了。

艾文彬很有礼貌地向梦如烟道一声歉意，对不起，我接一个电话。然后就按了一下发射键，对着电话啊了一声，对方就急切地说，艾书记，我给你汇报一个紧急情况。艾文彬说，什么紧急情况？对方说，不好了，有人在会上散发了一份传单。什么传单？不，不是传单，是一封信。艾文彬一听对方的语气有点急促，就有点不高兴，他说，山大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么惊慌失措，不就是一封信吗，你说吧，信上都写了些什么，针对的什么人。山大林在电话上说，艾书记呀，我在电话里不好说，我给你当面汇报吧，艾文彬没有答应山大林的请求，他说，我现在正在会见一个日本客人，没有时间，你就说吧，信上都写了些什么，针对着什么人？山大林说，我这里说话不太方便，我找一个地方，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进来。艾文彬没好气地说，好吧。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挂了电话，他似乎还余怒未消，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说给梦如烟，蠢材，像这样还能委以重任。

一旁的梦如烟轻声慢语地说，吃饭吧，天大的事，等吃了饭再说。

遇到这样的蠢材，你说你还能吃下饭去。

你先不要管他，你不管他了，他自然就会给你打过来的。

说不准他会找到这个地方来的。

你不是告诉他你在会见日本人吗？

艾文彬愣了一下，旋即醒过神来，说，会见什么日本人呢，不就在和你一起么，随即想起社会上流传着的段子，什么手机把方位搞乱了，小姐把辈分搞乱了，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猥狎的笑。

别笑了,快吃饭吧。梦如烟顺手夹了一块菜,给艾文彬送进嘴里,艾文彬嚼着梦如烟喂进嘴里的菜咧嘴笑了一下,心里有一种说不尽的愉悦。年龄大了,怎么也像年轻人那样,对异性的渴求还是那么迫切,这梦如烟不到身边,还真有点神不守舍的样子,到了跟前,这才心安神定了。你说这是一种反常的生理现象还是不正常的心理现象?

富丽华大酒店是省政府与香港富丽华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投资建造的一座大酒店。它坐落在国安市的通衢大道玄武大街的最大十字口上,毗邻玄武广场,后依火车站,还有一截明代城墙断垣,是游人和城里居民经常光顾的地方,国安市是一个旅游城市,地面和地下的文物古迹相当丰富,从秦汉到民末,历史遗迹应有尽有。本市的人口有六百多万,加上每天流动人口几十万,就更不用说城里的暂住人口了,这样算起来,国安市的人口不少于七百多万。而来国安市旅游的人,大多数都有一个固定目标,非要到玄武广场转上一趟,否则他们的心里就像永远缺少了一件什么东西似的,所以外地人就有一句说法,叫不到玄武广场,就没有到国安。玄武广场到底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东西,国安市的老住户倒没有觉得什么特别,但是外地来的人都说,这地方的雄伟广阔有一种帝王之气势,而一段明城墙的保护与存在,则让人感受到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强烈反差,它能让人在发思古之幽思的同时,对现代文明展开无限的畅想,催人奋进。这说法听了让人感到滑稽,但在一些演讲者的嘴里,把这一故事演绎得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叫没有到过玄武广场的人有一种联想,敢情有了机会可别错过了到玄武门广场走一遭的机会。话虽说得有点夸张,但事实上,在城里,这样的地段并不多见,在这个地段上的商业门市部,无论大小多少,不论什么样的商铺,只要能在这里开一个门面,从此以后,店主就像手执一把扫帚,把顾客手里的金钱悉数扫进自己的存钱柜里。正是基于这一点,省政府才与香港的富丽华股份有限公司有了

这么一桩合同。建造这样一座酒店，省政府的意图很明确，一是接待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部委的大小官员，同时，给省财政收缴一部分税收，省政府原来有一所饭店，坐落在距离城郊十多公里的地方，名叫丈八宾馆，中央和省级一些领导来国安市检查工作的时候大部分下榻在这个地方。这宾馆从名字上就能知道它的偏僻之处，有人说，丈八名字的来历是在此地发现了三国时期著名将领张飞所使的丈八蛇矛，这一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于是就将那个村子以丈八蛇矛为名命名为丈八村；而有一部分则说，这种说法纯属臆造，牵强附会，并不可靠，张飞并无在此地战斗的历史，就断无发现丈八蛇矛的可能，真实情况是，村名以沟为名，那地方有一条沟，其宽只有丈八左右，长则不计其数，于是就有了丈八这个名字。在这两者之间，大部分人认同的是后一种说法，原因是这种说法有一个确凿的证据，在丈八村后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长且深的沟壑通向远方，有好事者专门到此做过一次实地调查，那沟果真丈八左右宽窄，长约数公里，这一结果的出现，充分证明了丈八名称的来历源自于这条沟而绝非发现了张飞的丈八蛇矛。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这个地方对于接待中央领导的保卫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步伐不断跨入新的世纪，这地方的地理位置，就显得偏远显得闭塞了。省委省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有将这所宾馆移置到繁华闹市的设想，但苦于省上是一个吃饭财政，这一迁一移，少说也得有几千万的投入，所以考虑再三，就将多次提到议事日程上的议题搁置不议，待财政状况好转的时候再从长计议。这件事情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了重大的转机，香港一家公司找上门来，愿意就投资建设宾馆的问题与省委省政府进行协商，这个公司就是后来与省委省政府合作的那个富丽华股份有限公司。最终，省政府在协议中达成了这样一个意向，在整个宾馆的投资中，省委省政府以土地为股权，约占三分之一，富丽华股份有限公司则以现金投资为主，占百分之七十，双方共同建设取名叫“富丽华大酒店”的酒店，经营方式为双方各委派一名经营管理人员，按股

分成，这一颇具现代经营理念的经营方式不仅赢得了省内省外人士的竭诚赞誉，更重要的是每年给省委省政府赢得了一大笔资金。因此就有人说这座酒店，是N省发展经济标志性建筑，昭示着N省经济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纪元。因为富丽华大酒店以接待中央领导和各部委领导同志为主要对象，所以艾文彬出入富丽华大酒店就成了经常不断的事情了。在这个经常不断的出入中，艾文彬就和梦如烟不期相遇，并最终成为一对如影相随的情人了。

老实说，对于梦如烟来说，能与省委书记相识并成为朋友，纯属偶然。在偌大的芸芸众生之中，女人多如瀚海星河。能够算得上美女的女人不计其数，而在这不计其数的美女当中，能有幸与省委书记艾文彬相遇并最终让她投入其宽大怀抱的人能有几多？她是这么多女人当中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她没有理由不在这个拥有相当地位的男人跟前虚意委蛇，真情投入，以期取得意想不到的意外收获。梦如烟天生丽质，聪明伶俐，生就一副典型的中国女人的面容，身材颀长，柳眉杏眼樱桃嘴，肤色洁白如玉，举止大方文雅，从气质上看来，她既具苏杭美女的文静纤弱，又具有北方妇人的丰腴饱满，以她的这种独具风韵的身材，自然是百里挑一的出众佳丽，因此她每到一地，总能招来一双双羡慕的眼光，在她的身上逗留搜索，也是因为如此，她一次又一次地被一些花心永开的多情男人所追逐。但她的性格不是水性杨花，没有太多的心思去应付这种无聊的风花雪月的游戏，在众多的男人眼里，她是一个冷漠孤傲的女人，多少人在她冷漠孤傲的目光中铩羽而归。她最终委身于艾文彬，是动心于对艾文彬人格魅力的仰慕。他的举手投足，都带有男人十足的阳刚之气，眉如卧蚕，眼如铜铃，声如洪钟，指挥千军万马犹如行棋布子那样举重若轻。每一段对于梦如烟来说近乎于传奇色彩的艾文彬的故事，都会在梦如烟的心中激起阵阵涟漪，什么下基层，抓经济，惩治腐败，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建希望工程，做再就业事，一举一动，在她心目中都是那么神圣那么伟大。在她还没有与艾文彬接触以前，她并没有这么多的理想，



当她就任于富丽华大酒店中餐厅大堂经理,有机会接触艾文彬之后,她的这种心理就不由得渐渐地升腾起来,但她并没有奢望有朝一日能与艾文彬成为年龄相差悬殊的红颜知己。是工作将她与艾文彬的距离和关系拉得越来越紧,是她的仰慕和艾文彬的心仪已久使她俩的情感如胶似漆。是的,她是中餐厅的大堂主理,比起别人来有更多的与艾文彬接触的机会,在一次一次的接触中,使她芳心萌动,并有了情感的纠葛,从这一点上来说,她多少是幸运的。每次在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接待中央领导同志或者中央各部委领导同志的宴会上,她总是要与艾书记就近商量,预定几桌饭,按照多大标准,客人座位按什么样的座次排列,喝什么酒,白酒还是红酒?抑或是啤酒?本地的还是外地的?这一切都是在相当近的距离中进行的,她和艾文彬的气息相互交流,她的气息穿过艾文彬气息的雾障,传导进艾文的鼻腔里去,艾文彬的气息则冲破梦如烟的阻隔,喷发到她的腑腔之中。他因缺乏活动而滞留在胃腑里的积食味道,在与她说话的时间里冲出口腔,散布在空气之中,也散布在她的鼻腔之中,开始她对这种气息还真有点恶心反胃,但到后来,她不仅不恶心反胃,而且到了长时间不闻这种味道就有点不舒服的感觉。毕竟她不是在和一个人普通的人谈话做事,也不是和一个人她很讨厌的人做事,如果和一个人共事,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她会在她与他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非要近距离的说话,她会用纤纤玉手将自己小巧的鼻子做一个优雅的动作巧妙遮挡,以免那难闻的气息像一位不速之客,闯入她的内心深处。她与艾文彬的谈话都是在酒店为艾文彬准备的套间里进行的,有时候房间里总有他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有时候就只有她一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在单独与艾文彬相处的时候,她俩免不了眉目传情,久而久之,就免不了皮肉相交,这样的日子长了,就又免不了情深意浓,依依不舍。她总是让艾文彬到酒店下榻的时候不要忘了给自己一个电话,而艾文彬因公因私到了酒店,总是忘不了让梦如烟到自己的房间里来一下,激情燃烧地温存一阵。这好像成了一种默契,两人的

电话一通,就知道到什么地点,就知道要干什么,就知道该怎样做。今天,梦如烟接到艾文彬电话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艾文彬要在酒店里住几天的消息了,有人告诉她,国安市正在换届选举,对于这样一件举足轻重的工作,艾文彬一向是很看重的。他白天在省委大院办公,晚上则住在酒店里,一观换届选举的风云变幻。要知道,换届选举的成功与否,标志着一级党组织的政治水平。成功了显示着政治上的成熟,不成功了则就成了一件重大的政治问题了,这一切,她是在与艾文彬长时间交往过程中从艾文彬处学到的,她远离政治,自然没有这么深刻的政治洞察力。所以当她接到艾文彬电话之后,她特意在花店买了一束玫瑰花,花叶上喷洒了一层水珠,进门插在桌上的花瓶里,水珠的晶莹剔透与花瓶的玉质釉彩相映相衬,更加显示出了玫瑰的高贵与热烈,她希冀艾文彬在富丽华大酒店住宿的几天日子里,与玫瑰相伴,像花一样开放得芬芳灿烂。

梦如烟说,吃吧,吃了饭再说不迟。

艾文彬铁青着脸说,真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什么事情都没有说,自己先紧张的不行,猪都没有这么蠢的。

你说的是哪一个,我认识不认识?

你怎么就不认识,熟的跟米汤一样。

谁?

还有谁。

山大林?

不是他还能是谁。

山大林遇到什么事情了?

这个你就不要问了。还能遇到什么事情,可能是发生了于他不利的的事情了。

那他没说清楚,怎么就不说了?

可能是他说话的地方不对,那里有很多人在跟前,不利于说话,可能要找一個僻静的地方。

那就先吃饭吧,要不饭都吃不好,就又该办他的事情了。

艾文彬低声地骂句“蠢猪”后,就接过梦如烟递给他的银质筷子,动手吃了起来。

### 三

那给艾文彬打电话的人就是山大林。山大林在给艾文彬打电话的时候,还没有发现附近有什么人影在活动,可是当他刚把电话拨通以后,却发现不远的地方有几个人影向他走了过来。他立时意识到这地方不是娱乐场所,附近走动的人不是闲杂人等,自己身处人大会议会址,那些来回走动的人都是有头有脸、对自己操有生杀大权的人大代表,在这里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有可能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于是他挂断了给艾文彬打的电话,说换个地方给他打过来。电话刚一挂断,果然就见几个人大代表从远处向自己这地方走来了,其中有几个他认识,几个月之前,还一起在玛格丽特饭店吃过饭,他们中间就有一个下届政府副市长的候选人,山大林一时想不出来,他们是为这个副市长候选人活动选票还是参加会上统一组织的文艺活动?山大林和他们一一进行了握手,并互相鼓励,希望他们都有一个好的政治结果。之后,他没有敢到别的地方云,抽身去了会场外边,找了个僻静的地方,黑幽幽的,就似荒天野地,蒿草没膝,鬼火流萤,鹰泣鹤戾一样。在这个地方他重新拨通了艾文彬的电话,向艾文彬报告了会上发生的一个政治事件。

人大会议按议程安排,上午开会听取市上几个主要部门的工作报告,比如财政收入情况和法检两院的工作报告,会议预计这几个部门的工作报告时间不会很短,所以就将于下午的时间也安排了几个部门的报告会,报告会结束之后,如果时间宽裕的话,接着就进行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安排和各种选票的说明,按照会议的总体安排,本届

人大会议的换届安排在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准时开始。从以往的情况看来,人代会前边的议程都近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过场戏,就像一出拉开帐幕的大戏,序幕、线索,生旦净末丑,悉数登场亮相,真正剧情的高潮则在最后的几场,唱念做打,故事的结尾,都在这最后的几幕了。人代会议,最具实质性的事情就是选举这一个至关重要的议程了,人大代表听听上届领导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市上几个主要部门的工作报告当然是重要的,但他们想听想知道的最为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这次人代会议最后选举产生新的一届政府组成人员到底是有哪些人。哪些人留,哪些人下,是所有人人大代表关心的焦点。而从常理上来说,每一个被提名为政府组成人员候选人的人,莫不都是对这一议程抱有十万分重视的态度,因为按照选举法的规定,换届选举必须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并且选举应当以差额的办法在候选人中间产生出下届政府的组成人员。差额选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一部分人将要走上下一届政府的领导班子当中,而必然就有那么几个人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差额选举选掉,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一结果与他们相距甚远,漠不关心,但对于参与选举和被选举的人来说,不,准确的说来,还得要加上所有被选举人的支持者,每一个选举结果都是至关重要的,人代会议选举花落谁家,都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影响。普通干部会说,人代会选举,几家欢乐几家愁,有参政心的群众则会说,胜者王侯败者贼寇。而不同的结果落于不同的被选举人头上则会有不同的政治前途,选上的,从此以后将被称之为国安市的领导同志,分管几个部门的工作,开大会做指示,上电视做讲话,而落选者则还回自己原来的工作岗位,灰头土脸地与他们部门的那几个同事一如既往地做着早已熟悉的工作,一上一下,天壤之别啊,不得不引起身处“江湖”中的政治家的高度重视。在这一层人中间,上届政府组成人员的老人手,并没有多大的担心,他们已经做过一次政府的领导人,不进政府组成人员已经不很重要,而正是因为有过上一届政府组成人员的经历,就更加确保了他们在这一次选举中的优势,政府领导班子

新老交替,老的成员不能全部退出,这会对政府工作造成脱节,新的成员不能全部挑起政府的领导重担,他们只有一个部门的工作经历,没有主政全市工作的经验,而且对全市工作并无全局性的了解,这就需要老的领导人带领他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完成新一届班子制定的新工作目标。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上届政府组成人员中继续被提名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要进政府组成人员中的,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无可非议。变数最大的要数哪些个新被提名为候选人的人员,会前明确暗示要被差掉的人倒还心里坦然,那些提名进班子的人总是提心吊胆,一夜之间的变化将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

山大林就是政府组成人员中的候选人,他的担心最大,因为他的变数最大。这就让他在换届选举的整个过程中,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不能掉以轻心。选举瞬息万变,稍有疏忽,就将一败涂地。

在所有提名为政府组成人员候选人中,按照市级机关干部的说法来说,山大林的资历和政治影响是最差的一个。此前,他是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在主任的岗位上工作还不到两年时间。他的经历屈指可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从建筑科技大学毕业分配在计划委员会社会事业处,从科员干起,历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可以肯定地说,在他升任副处长的这一段经历中,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官运亨通对山大林来说并不合适,他在主任科员的任上一干就是七八年,委里几次提拔任用新的处级领导,他一再再再而三的被排除在外,原因很简单,他的业务能力和组织才干不能被委里领导和他的同事认同。他的真正升迁是在近五年之中,一次偶然的会使他与艾文彬拉上了关系,至此他从背字的政治仕途中走了出来,很快跳过主任科员,上升为副处长,处长,再后来就是委里的副主任。在这一系列的飞速变化当中,时间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机关的人明里说,这叫“小步快跑”,一年三级跳,是委里一颗新升起的政治明星;暗里却说,要不是他贴上艾文彬,恐怕他今生今世,连个正处级调研员都捞不到呢。山大林的担心还有一个,那就是,他以一个主任的职务,能被市委定

为下届市政府组成人员的候选人,是与艾文彬干预分不开的,这对于市政府所有公务员来说,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公务员知道了,难免人大代表就不知道,人大代表可是最不讲情面的,要是人大代表主持正义,不投他的票,他将作为下届政府组成人员中最不光彩的一个候选人被差额选举选掉。这一点是他最不愿看到,也是最不甘心看到的一个结果。当然,他还对选举做了乐观的预测,有艾文彬的干预,他在这一次换届选举中,没有过不了的急流险滩。但事情不怕一万单怕万一,如果事情万一出了纰漏,对他来说,不啻是灭顶之灾。他是很看重这次选举的,他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

这天下午,会议快到休会的时候,从开会到休会,会上都是风平浪静,平安无事,但到了快休会的时候,风云突变。一份检举信,悄然拿在了人大代表的手中。这信来得蹊跷,代表们开会的陶然居宾馆饭店被武警严密把守,一个闲杂人员不得进入,这信是怎么越过武警的岗哨传到了人大代表的手中?手执这封信的人显然忽略了这一重要细节,展纸一读,原来是与山大林有关的一封检举信。信上大意写着这样的话,说山大林既无组织能力又无领导能力,凭着与省上某位领导的关系,一路提升为委里的领导,在他主持工作这一段时间里,有着严重的经济问题,这样的人如果当选为市里的领导,将对国安市是一个极大讽刺,将有损于国安市领导班子的政治形象,呼吁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以对国安市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对国安市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不要把这样道德品质极差有严重经济问题的人选进国安市政府组成人员当中。云云。

山大林接到这封检举信的时候,如五雷轰顶,心惊胆战。对于山大林来说,平时将谁都不会放在眼里的,因为他与艾文彬的特殊关系,纵有做出多少出了格的事情,他都天不怕地不怕,一人出事一人兜着。他最害怕的是一件事情,这就是人大代表的质询。人大是市上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代表对每一个政府组成人员操有生杀大权,如果不论哪一件事情惹怒了人大代表,那么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他在被

定为政府组成人员的候选人之后任何担心都不曾有,只有一个担心,这就是有人借人大代表之手向自己的政治前途举起政治屠刀。此前他没有发现有任何一种表明自己将成为人大会议上唯一一个被人大代表提起议论的候选人。他自己能拿到这封关于检举自己的信件,那么别的代表一定也都拿到了这一封信的。即便是当时没有拿到,到后来在会上悄悄的传开,也都会传在他们的手上。因为他用眼睛扫描了一眼会场,发现好多代表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事情很显然,都在议论检举信上的事情,同时他还看到,有的人在他的身后指指戳戳,从他们那幸灾乐祸的神情上他能够猜得出来,他们在说,你不认识山大林吗,呶,那个坐在前边座位上的人就是山大林,他觉得脸上一阵发烧,心里想着自己肯定是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了,脊梁上一阵阵发冷,他受不了会议上突然刮过来的一阵冷风凄雨的抽打,他在突如其来的检举信面前不寒而栗!这一封检举信非同小可,闹不好将会终止他正在启动而尚未启动的政治列车。在他拿到这封信的时候,会议正在按照会议议程听取大会执行主席汪昭威对每一个选举人的情况简介。糟糕的是,自己又被安排坐在会议的主席台上,面对着数百名代表,他想当时离开会场,但苦于会上有一条严明的纪律规定,每一位与会代表不得在正式会议之间来回走动出入。这个规定倒在其次,问题是大家手上说不定都拿着说自己有问题的那一封信,自己要是离座出走,正好不是将自己的形象暴露在了人大代表的众目睽睽之下吗?离开会场,这是万万不可行的举动,特别是在这一特殊的环境之下,在这个非常时刻,他是不能起身离座,高视阔步向外走去的。越是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之下,自己越是不能轻举妄动,越是要显出君子风度。他就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中坐在主席台上,备受煎熬。从接到这一封信到会议结束这段时间里,他一动不动地会在主席台上,脸上表现出一种冷漠的表情,但内心深处却受着炼狱之火燃烧,到会议散的时候,背上的衣服被脊背上流下来的汗水浸了个透湿。

会议散了之后,他等不得换掉已经湿透了的衣衫,想抽空将这里



的情况向艾文彬报告一下,谁知会上还有其他议程,都是集体活动,每一个代表都不得离开,三折腾两折腾,时间就已经到了晚上的九点钟左右了。他这才找个僻静的地方把消息透露给了早已等在宾馆里头的艾文彬。他把事情的经过给艾文彬说过之后,就静静地在黑暗之中,等着艾文彬的指示。慌忙之中,他将会上收到的一封信说成了收到了一份传单,这叫艾文彬心中吃惊不小。

艾文彬说,那份传单上都写了什么内容?

山大林说,说的都是对我不利的事情。

没有提到一些什么具体事情?

这倒没有。

那份传单还在你的手上?

对。还在我的手上。

这么办吧,现在你就到宾馆里来一下,把传单给我送过来。现在就来,不要耽搁。说完,艾文彬就挂断了电话。